

黃 杰 與 易 君 左

● 王成聖撰 · 陳冠南提供資料

黃杰（一九〇三—一九九五），陸軍一級上將，抗日及剿共名將，曾統率師干轉戰大河南北、長江兩岸及雲貴高原。大陸易權時，率軍退入越南，留越期間，折衝法、越政府，不屈不撓，有「海上蘇武」之稱。來台後，出任警備總司令、陸軍總司令及台灣省政府主席等要職，為一代軍人政治家。

主持復員訓練計畫

黃杰，字達雲，一九〇三年（民前九年）生於湖南長沙，文韜武略，一時無兩。詩文書法精妙，為當代少見的儒將，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四日，是他逝世六週年紀念日，乃撰此文，敬表悼念之意。一九四九年八月，黃杰率部轉戰至桂、越邊境，十二月十三日率領三萬軍民入越，羈留越

南富國島達三年六個月，忍辱負重，至一九五三年夏，經國民政府與法國積極交涉，始於一九五三年七月，全部接運返回台灣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對日長期抗戰，終獲最後勝利。勝利後的首要工作是復員，軍隊的復員是整編，編餘軍官的處理方式，是復員轉業。當時編餘官兵，約有三十餘萬人，編成三十一個總隊。復員轉業的訓練任務，由中央訓練團負責，一九四六年七月，黃杰奉命出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（團長蔣中正總統自兼），負責實際責任，三十餘萬復員軍官，分科分期的轉業訓練計畫，因受戰亂影響，徹底破壞失敗了。黃杰交卸了中訓團工作後，由一九四八年七月，到一九四九年二月，七個月之中，中央先後發

表了他四項職務，一是長沙綏靖公署中將副主任兼第三訓練處處長，一是國防部中將次長兼陸軍第五編練司令官，實際工作是編訓第十四、第二十三、第一〇二等三個軍。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，湖南將領程潛及陳明仁相繼投共，當時這些部隊，除十四軍駐防邵陽、安江地區外，其餘第七十一軍、第一〇〇軍、第九十七軍、第一〇三軍，分別駐防在長沙近郊，興寧鄉、益陽等地，均已陷入中共軍包圍圈內，情勢非常不利。湖南局勢的變壞，震驚了中央，於八月五日夜晚，行政院徹夜開會，商討對湘局的應付辦法。會議結束後，決定派黃杰回湘，重組湖南省政府，出任省府主席，並兼湖南綏靖總司令及第一兵團司令官兩項軍職。中央的意願是要穩定湖南局勢。黃杰接受了回湘的任命，「受任

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」。也祇有黃杰這種公忠體國，鞠躬盡瘁的忠貞之士，才會不辭艱危，欣然應命。

保存實力被迫入越

黃杰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回湘，在危疑震撼的環境中，維持長沙事變後的湖南殘局，到了十月六日，為時已兩個月，由於衡寶路（衡陽至寶慶）以北地區，中共有九個軍，分別向衡寶路地區突進。是日下午五時，黃杰接到華中長官公署空投命令指示：「衡、寶正面，暫避決戰，或即逐次轉移主力於湘桂路之線，在零陵南北地區，阻止共軍進犯……」十月七日，黃杰所統率的部隊由衡邵地區開始依令轉進，至十七日，兵團部進駐全縣，七十一軍、九十七軍及十四軍在黃沙湖地帶守備，至十一月五日，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在桂林官邸召開軍事會議，討論軍事上兩個行動方案：第一案向南行動，至欽州轉運海南島。第二案向西行動，轉移至黔、滇邊境，進入雲南。黃杰的部隊轉進到廣西境內後，對當面的共軍態勢，曾不斷研判。認為白崇禧長官採用了向南行動方案，此一行動的結果，幻滅了國軍固守西南基

地，待機反攻的遠景，也損失了幾十萬能征慣戰的精銳部隊。在向南轉進的行動中，第三兵團、第十兵團、第十一兵團，這三個屬於華中系列的精銳戰鬥兵團，不但轉進海南島未成，而且大部分在尚未到達欽州以前，即被共軍合擊包圍，各個擊破，以致全部覆沒。只有黃杰所統率的第一兵團，在三面臨敵，一無掩護支援的狀況下，孤軍西進，到達雲南省境後，又因盧漢叛變，被迫進入越南。黃杰所率領的國軍入越後，中共總理周恩來，即向法方廣播，責備越南的法軍，不應准許國軍入境，且以恫嚇的口吻，要法方負擔起戰爭後果。巴黎的法國政府，非常恐慌，乃藉詞依照國際公法，將國軍全部軟禁，解除武裝。後來經國民政府多方交涉，法方始同意全師回台。

國民政府循外交途徑，多次折衝，直到一九五三年春，始與法國達成協議，由我政府派遣船艦，於五月二十三日，至六月二十二日，分批接運回台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，隨黃杰入越的國軍人數（含平民）共三二、四五七人，三年半後運回台灣的軍民，有三〇、〇八七人，一九五〇年春，黃杰在越北蒙陽營區，曾對

入越的官兵們說過：「我把大家帶進越南，我還要带大家帶回台灣」。黃杰說過這句話，總算沒有落空，但是換取這句話的實現，其間卻經歷了說不盡的艱難。在整個大陸淪陷，國家命運，面臨危急存亡之秋，國軍以疲憊之師，解除了武裝，羈留異域三年半之後，猶能全師而還，在中外歷史上，是一個罕見的事例，也是一個奇蹟。黃杰的勛業令名，亦隨之永垂於青史。

貢獻心力報效國家

留越國軍接運回台工作，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全部完成，黃杰始離開富國島返西貢，處理結束事宜後，至七月三日，離越回台。黃杰回台後，蔣中正總統，對這位黃埔一期的得意門生，立即昇與重要軍政職務，際遇之隆，用「平步青雲」一語亦不足以形容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，黃杰奉命調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至一九六九年七月離職，在任時間達六年七個月，對台灣省各項建設開發事業，大力推展，國立中央大學在中壢復校，遇到很多困難，筆者參與復校工作對校地徵收發生困難，他在警備副總司令王潔朗如兄口中得

知詳情，立即指示所屬有關單位全力支持。

對筆者附呈俚句，更親筆復函獎飾，令人感念難忘。一九六九年七月調任國防部長。任內提高國防科技，設立中山科學研究院，羅致科技人才，研定國防組織法，改進大專預官選訓制度，改進動員體制，革新國軍主計制度，有效運用軍事預算等。任職三年，一九七一年七月，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，獲頒一等寶鼎勳章。一九八四年五月，黃將軍突患下肢麻痺症，住入三軍總醫院。臥病十年又七個月，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逝世，高齡九十四歲。國防部以軍禮治喪，總統明令褒揚。同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安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。黃杰一生對國家及領袖的忠盡永矢不渝，而他對人民的輝煌貢獻，更是不可磨滅的。

明湖佳句高才佩服

黃杰勳業彪炳，但他留給僚屬及世人不僅是赫赫功業，還有錦囊佳句。一九六七年深秋，他在省主席任內，曾「偷得浮生半日閒」，邀當代大詩人湖南才子易君左共遊日月潭，品茗聯吟，事後，易君左曾記述其事（刊中外雜誌五十七卷第三期）。

）。

易氏於文中稱：「深夜、名湖、好友、盛情，這是個寫詩的良緣，我寫下一首古風：不聞一魚躍，不聞一蛙鳴，不聞一鳥語，不聞一蟬聲。永夜靜寂寂，中天唯月明。遊人屏息來，呼吸亦輕輕，豈徒呼吸輕，沿湖緩緩行。月光亦無言，默默笑盈盈。風不敢觸葉，懼葉受虛驚；雲不願出岫，懼岫擁虛名。山不敢再高，水不敢再清，再高與再清，恐與人爭衡。此間有巨人，乃國之干城，朝行如遊龍，暮息如長鯨；與我隔室臥，湖波為之平，遂將涵碧樓，化為細柳營。我最愛此境，亦最重此情，倚枕發一笑，並無墮釵橫。但讀澹園詩，筆摘其精英。詩本吾家物，伐木聲丁丁，不敢望長吉，不敢望長庚；詩人之次子，政工之老兵，今來湖上宿，但願與鷗盟。（註：澹園詩集為黃杰祖父遺稿）黃達雲亦有『小休日月潭漫興』數首，其中一首我尤愛：『覓句誇山色，停杯送晚霞，獨登高處望；和樂萬人家。』像這類的詩，我一輩子寫不出來。意境之高，襟懷之大，謀國之忠，愛民之誠，躍出紙面；即論鍊字錘句，亦有獨到：『誇、送、獨三字，不能更動，亦無他字可代。』

過梨山機上口占」；『四圍翠色空千里，一往丹心合九州』，寫景言志是何等氣魄！『春暮巡阿里山』，『我看玉山山看我，一杯遙夜破春寒』，此是太白敬亭山詩，『相看兩不厭，唯有敬亭山』本意，悠然移情，淡然忘我。『政簡從來標有守，人和畢竟是無私』，這是『述懷』中二句，確為治理名言。留越諸詞，如鷓鴣天、浣溪沙、憶江南、南歌子等，都表現了慷慨悲壯的最高情緒，有些句子直逼稼軒，有些際遇也像稼軒。如民卅八冬率師入越羈困河內的鷓鴣天之一：『億萬生靈盡倒懸，神州無處不狼煙，誰知百阮千艱日，正是孤軍出塞年。栖異域，受熬煎，更多羈緒到吟邊；海天春訊終將到，勵此精忠鐵石堅！』其他詞作如采桑子的『離情』、百字令的『寄內』，如『柳總關心，住久蓬萊，誤了鶯聲。』『領輕寒重到，春如舊，屈指堪驚。』而『門外長條幾度肥，蓬萊信美故園非，難忘繫馬江南岸，隔葉鶯聲逐夢歸』一詩，都可以看出作者思家懷鄉的敦厚的情緒。黃達雲於民國卅八年八月奉令回湘主政，其『邵陽高廟紀遊』一首，有『萬家燈火滲漁火，一片波光映月光』的名句，畫意詩情，都令人嚮往。

易君左才情甚高，一向恃才傲物，竟對黃杰的詩，給予如此高的評價，可見黃杰的詩才，確非泛泛，而是有真材實料的傑作。

當日中午，黃杰和易君左同訪德化社，被一群赤腳的原住民女郎拉上台又唱又跳，樂不可支，易君左寫有詞四闕紀盛：

菩薩蠻 遊日月潭

丁未深秋，黃達雲兄約遊日月潭，宿涵碧樓。秋水連天，予懷浩蕩；萬籟俱寂，清輝滿湖。成新詞四闕，以記勝遊。

湖山隱隱籠輕碧，湖波淡淡斜陽色，漸轉漸朦朧，水濃山更濃。低回入望月，月比人還潔，老最怕深秋，悽清涵碧樓。

明朝又向湖心去，翠浮小島環花樹，挽臂一登臨，故人情義深。群山齊拜揖，眾鳥迴翔急；百戰整乾坤，重逢微笑中。

十年前事猶堪憶，含情脈脈初題識；月夜影婆娑，湖濱聞杵歌。蕃姬旋舞速，擊鼓兼敲竹，扶腕上高臺，滿臺花亂開。

洞庭秋水明如鏡，湘江落日流霞映，來此小潭遊，滿懷都是愁。凱歌歸故里，小住為佳耳，垂釣晚菱香，鱖魚三尺長。

易君左由中部回台北後不久，就逢黃

杰主持台灣省政五週年，基於老友情分，寫了一首長詩道賀，詩如次：

豪情綺夢逝水煙雲

達公主臺政五年頌

季札觀周樂，洋洋稱大觀；仲尼讚子產，為政兼猛寬。廣興魚鹽利，管仲相齊桓；突破七十城，名將美田單。允文兼允武，古今引為難。達雲主臺政，廢寢兼忘餐，一日已千幾，五載逝水般；勞怨皆不計，但求心所安。元首之股肱，仙禽之鳳鸞。吾數返國門，深入民間看，稻香盈萬畝，野渡橫千竿。父老為余言：黃公丹心丹，買絲繡平原，千家萬戶歡。方其治軍時，隻手挽狂瀾，秋毫從不犯，夏膽為之寒。羊祜墮淚碎，馬援青浪灘，古風巍然存，虎踞兼龍蟠。治政如治軍，愛士如愛官，竿憐充數吹，缺惜無人彈。偶然興吟詠，吹氣清如蘭，但倚鷓鴣屏，誰知蠅豸冠？餘生附交末，故園路漫漫，易水歌荊軻，華山臥陳搏。傳經喜杜注，治事勵湯盤。何可以無詩？頌公如砥礪。龍城擁飛將，寶島非彈丸，建國方略宏，復國心力專。乾坤好整頓，自造本無端，風虎從雲龍，綠筆氣象千。鏡歌高唱後，長嘯萬峰

巒，湘水嶽雲間，與公共憑闌。

詩裡，易君左期望將來有一天和黃杰共遊湖南山水，同登祝融峰看雲，同泛湘江賞魚。可惜，黃杰於一九八四年臥病，病榻消蝕了鐵甲將軍的豪情壯志。而詩才允藉的易君左，也在黃杰臥病期間先一步而逝，共遊故鄉山水的夢，竟成了煙雲逝水。（註：本文前段「臨危受命穩定湘局」一部分內容引用黃杰九十自述篇，特此註明。）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